



序次劃筆名姓依後先列排



余阿勳

余阿勳，臺灣臺東人，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九日生。國立師範大學畢業，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，曾任中小學教員，報館編譯及電視臺編審等職務。目前主持新理想出版社，專事譯述工作。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寫作。

如果說「生命」就是一種奮鬥的過程，余阿勳就是從奮鬥中走出來的人。

民國廿四年出生於新竹，滿周歲就隨父母遷往花蓮鳳林山下，靠替人看顧果園維生，因連年颱風，無法餬口，他們一家只有遷往臺東。但以一小小佃農受盡地主的剝削欺壓，輾轉窮苦十餘年，他的父母終於在營養失調下相繼去世。

所以小學、初中他都在半工半讀下度過，終年無鞋穿，從來不知「帶便當」是何滋味，初中畢業後，考取臺東師範，才算脫離寄人籬下的牧童生活。

從師校普一起開始寫日記，因功課輕，每天徒步往鎮上圖書館借

書看。他當時最愛看艾雯的散文，繼而迷上「牧羊女」及「約翰克利斯多夫」，雖然閱讀速度極慢，但勤做讀書札記，如此獨自摸索數年，在無良師益友的指導下，總覺進步甚微。師範畢業，自己擬定計畫，四處流浪（一年換一個學校）其間以綠島一年給他留下最美的記憶。

四十七年考取師大國文科，雖然使他興奮了一陣子，但令人失望的却是大學裏的記誦教學法，使他上起課來頗覺索然無味，只好轉移目標往圖書館鑽，但幾年下來，依然不得讀書要領，大學生活只有令他在懣懣中度過。

師大畢業，他回臺南鄉下教書，月薪一千三，連生活都難維持，却瘋狂地買書和看電影，記得他的大女兒出生那天，他從產房跑到南都去看「琉璜島浴血戰」，然後買了幾本雜誌回家。

以後，他從舊書攤上陸續發現不少日本文學作品及日文版的「讀者文摘」。他以小學三年級的程度，一知半解地自修苦讀，半年後居然考取留日，向親戚借貸四萬元就隻身飛往東京，開始了他的另一段求知生涯。

先在東京教育大學就讀兩年，後轉入早稻田大學，專攻日本現代文學，但幾年下來，總覺課堂上的吸收有限，他就把興趣轉移到「國會」，「早大」，及「日比谷」三大圖書館去了，在那裏他獲得課堂上接觸不到的豐富世界。他邊讀邊做筆記，全憑一股興趣，他摸索出一條路來。

首先他發現石川達三的簡潔美。在小說技巧上，他發現丸山健二的客觀手法。至於發現三島文學的美是極其偶然的，三島主張文學的美，往往從人生的危機中產生，作家唯有處在「沒有明天」的危機感中才能創造出傑出的作品。他曾在一篇小說中描寫一個國王傾全力完成一座廟宇，當這座廟宇完成時，他的一切，包括生命也就結束。三島自認他的文學生命就是如此。從這一點引發，余阿勳漸漸探求作家與病跡學的問題，因為他發現任何優異的文學作品，與作家本身的精神狀況分不開關係。所以他主張文學院應該開「創作心理學」的課。

余阿勳在翻譯許多日文作品之後，他發現中日兩國的文字美各有不同，他認為理想的意譯，就是忠實的直譯，除此外，他認為吸收日本文學作品，不但要吸收它的內涵，連辭彙也應適度的吸收。

在譯著十多本有關日本文學作品之後，他說：「我不斷翻譯，主要是爲生活，尤其在留學期間，我除了譯稿外，就找不到更適合我的工作，不管人家對翻譯者的看法如何，我覺得做總比不做好，也就樂此不疲了。」



吳詠九

吳詠九，筆名宋瑞、吳友詩，廣東番禺人，民國九年七月十四日生，上海震旦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，歷任空軍文書官、秘書等職，民國廿六年開始寫作。

吳詠九字友詩，別號宋瑞。民國九年生於廣州。

如果用「家學淵源」四個字來形容他的家世，也許不爲過。先祖宦遊廣東，遂落籍廣東之番禺縣。高祖官至二品，曾受清帝御賜爵祿。祖母徐氏，亦出自百粵望族，爲黨國元老徐紹楨之姊。

但自小慈母見背，由外祖母撫養長大的他，却在三十五年冬投考空軍文職人員，三十八年隨軍來臺，五十八年退役，二十年戎幕，一介書生，暇時就是喜歡讀書寫作。

然而提到了宋瑞的名字，廣大的讀者和文藝界的朋友應該是不陌生的。其譯著和創作有十餘種之多。他翻譯文學理論，小說，傳記，他尤其喜歡翻譯勉勵青年人上進的文章。他在民國四十三年翻譯了英國哲學家史邁爾斯著的「勵志文粹」，譯筆洗鍊傳神，曾引起社會熱烈的反映，很多學校指定學生閱讀，很多家長自動買來送給子女，到目前已印行了十九版。因此當幾年前大華晚報增闢勵志專欄的時候，就請他來執筆，以進德修業，勵志礪學爲題材，每週一篇，本着他對青年人的愛心，跟他淵博的知識，加上深刻的人生閱歷，幾年下來，